

启明文丛

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黄裕生 著



启明文丛

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黄裕生 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 黄裕生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3

(启明文丛)

ISBN 978-7-108-04795-3

I. ①站… II. ①黄… III. ①哲学—随笔—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3426 号



策划编辑 刘靖

责任编辑 李静韬

装帧设计 罗洪

责任印制 卢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 数 213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2)

谨以此书纪念

温良兼爱的母亲

自序

这里收入的作品主要是对话、评论与质疑性的文章。不过，除了写作方式外，它们在内容上与我专论性的作品没什么大的区别，因为它们大都是我在第一哲学领域里的思考的延伸。

学术研究，特别是哲学研究，通常被视为孤独之旅。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哲学是个人的封闭性工作，哲学不是个人的呢喃自语或者独角游戏。因为哲学意义上的孤独之旅实际上就是走向自由而返回自己的返乡之旅。用一个现象学比喻，我们也可以说，走向孤独是每个人把自己的一切关系角色置入括号里的一种自我悬搁、自我解放的行为。通过这种自我悬搁，我们得以解构和退出一切关系而返回无关联的自身。这种无关联的自身，才是真正能够直面自由而承担起自由的自身，因而是每个人真正的自己。每个人的自己不在别处，就在自由中，也只在自由中。所以，我们说，哲学的孤独之旅实乃“成己”之旅、自由之旅。而唯有成为自由的自己（自身），我们也才能真正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自己”（自身），进而与另一个“自己”（自身）相遇；作为单纯角色的人一人关系，也就是没有“自己”的人一人关系，哪怕比如父—子关系，都永远只是功能性的合作，而不会有真正的理解与共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上的

孤独之旅作为成己之旅，必定同时也是相遇之旅，因而必定是真正的理解与对话之旅。所以，哲学一方面是孤独的，另一面是对话的、共在的。本文集中的一大部分作品，都属于相遇中的对话。

哲学也常被称为象牙塔里的劳作，但这同样绝不意味着哲学是关窗闭户式的探究，而不关注现实，不面对事物。相反，哲学的象牙塔倒恰恰是通向真实的事物本身的一个途径。如果说走向孤独是一种自我加括号的行为，那么哲学的象牙塔则是能够把一切经验事物隐去而朗现真实事物的一个括号。因此，我倒是想说，登上象牙塔，方能见识真世界。

我们经常被告知，学术研究要面对现实。但是，学术要面对的现实绝非被告知、被规定的现实。试想，如果学术研究本身都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现实是什么，而需要学术之外的力量来给学术规定现实是什么，那么，这样的学术还有能力面对现实吗？如果一种学术本身没有能力自己去发现现实、通达现实，那么这种学术肯定早已没有能力去面对现实、理解现实。这样的学术要么屈服于学术之外的力量的逼迫，要么堕落于学术之外的蝇营狗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说哲学有什么象牙塔，那么这个象牙塔就是一个有力的隔离带，它既隔离了学术之外的力量对学术的逼迫，也隔离了学者对学术之外的种种非分的谋划与诉求，从而确保哲学学术的独立性与超越性。在这个意义上，象牙塔里的哲学就是自由的哲学；象牙塔里的学术才是自由的学术。因为拥有独立性与超越性的学术，不是别的学术，就是自由的学术。唯有独立性，学术才能够摆脱成见而自由地面对事实，也只有超越性，学术才能不汲汲于眼前利益而能打开未来的视野，以更客观、更超然的眼光面对世界。就此而言，唯有象牙塔里的自由学术才

能真正看清世界，澄清现实，也才有能力去面对现实，理解现实（学术自由的被牺牲或自我牺牲，实质上就是学术的真理繁殖能力与面对现实能力的被阉割或自我阉割）。

实际上，就哲学而言，只要是自由的，它就必然会面对现实，并且必然有能力介入现实。因为哲学的自由，哪怕只是象牙塔里的自由，使哲学不仅能够打开当下的眼光，而且能打开过去与未来的视野，因而能够从未来重新理解与解释现在和过去。这使哲学不仅能够以现在和过去的维度去理解现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从未来的维度去理解过去、要求现实。自由的哲学不仅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理由，而且提供改善这个世界的尺度。所以，自由的哲学不仅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要求改善这个世界。换言之，自由的哲学永远对现实世界保持一个未来的立场。自由的哲学，自由的思想必定会打开一个未来的立场，必定会站在未来的立场上面对现实，面对一切。所以，细心和耐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第三编与第四编在概念背后蕴含着从未来对我们处身其中的现实世界的深切注视。

关于哲学，人们还有一个说法，称它为形而上学。哲学思考与关注的是形而上之道。的确如此。但是，这形而上之道虽然高于我们的生活，却并非远离我们的生活，倒恰恰是贯穿于我们的一切生活之中。孔夫子早有明言“吾道一以贯之”。夫子心目中一切被他明确的大原则，不仅承天彻地，而且贯穿于一切人伦关系与随机境遇，而绝非支离破碎，此地此人一原则，彼地彼人另一原则。实际上，哲学之难不仅在于其理极高而无形，不易推究与充实，而且也在于其理极深而精微，不易亲证于日用人际之中。对于很多人来说，后者之难甚于前者之难。但是，如果哲学只推究而不亲证，则

终归于空疏。这里收入的一小部分文字就属亲证性作品。收入这部分，乃是要表明哲学其实贯穿于一切形而下之域。

在文集的前期编辑过程中，黄子钰博士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在此深表谢意！李静韬女士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做了很多专业化的细致工作，她不仅以高度的责任精神指出文稿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且以出色的专业素养提出让我很乐意采纳的建议。在此也向她深表谢意！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编 哲学的返乡之旅	1
站在未来的立场上——评叶秀山先生的《哲学要义》	3
“这是道路，而不是作品”——评《叶秀山文集》	12
哲学的返乡之旅——评王树人先生的《回归原创之思》	18
一种飘浮的存在论——关系实在论的困境	27
关于 Sein 问题的一个梦——与王路教授的对话	33
中华民族是一个思想性的本原民族——从什么是哲学谈起	39
纯粹哲学就是自由哲学——就“纯粹哲学丛书”答张红安问	49
第二编 自由与秩序	53
谬传，还是正传？	
——评赵敦华教授报告“基督教哲学何以可能？”	55
维护传统的出路——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	62
自由与秩序	
——评周伟驰教授报告“基督教神哲学中的秩序观念”	67
基督教给哲学带来了什么？——《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引论	72
爱到深处独见“你”——亲吻与神学	79
曲阜或耶路撒冷在何处？	89

复兴“国学”与会通天下普遍之学	92
第三编 多元的前提	95
康德为什么“不喜欢”中国?	97
我们离近代有多远? ——我的近代观	108
历史与多元的前提	119
考古学,一种实证方式的追忆——一次“考古游”之后	123
何处是我邦? ——从京剧《文姬归汉》谈起	129
拒绝基督再临的理由——论自由与幸福的虚假对立	137
我们在生—死轮回之中	
——对列夫·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存在论分析	159
人要不死,又将如何? ——纪念波伏娃	182
反对散文,但要普世价值	
——关于唐逸先生作品集《幽谷的风》	194
学者,请告别文人角色	200
欧洲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评《民主与乌托邦》	207
第四编 权利的根据	213
人权的普遍性根据与实现人权的文化前提	215
何谓“真正的精英”? ——与质疑者的对话	228
我们是否需要一种权利形而上学? ——与徐友渔教授的对话	234
谁的成本? 何人之优势? ——与秦晖教授的对话	246
自由是现代性社会的最高原则——与反普世价值者的对话	256
人类此世的一个绝对希望	
——论康德有关共和政体与永久和平的思想	266

第一编

哲学的返乡之旅

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评叶秀山先生的《哲学要义》

不同哲学表达着不同思想，它们看起来或者针锋相对，或者相互超越。哲学本身自其产生起，就从未有过统一于一说。虽然历史上曾有（将来很可能也还会有）哲学之外的某种权力要求哲学统一于一说，但是，这种统一将不可避免地被哲学本身所瓦解。因为哲学的本性使它总是求新、求异、求变，一句话，求自由创造。

这绝非意味着哲学领域里是非不定，甚至无是非，也不是说哲学只是一种智力游戏，而与真理无关。作为人类追问本源、揭示真理的一种古老方式，哲学总在源头之旁，总与真理相关。不同的哲学给出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立场，但是，所有真正哲学的思想必定都既是自由的开显，又是对自由的维护。而所有哲学的立场，不管多么不同，都是也必定是一种未来的立场。因为哲学在根本上是出于自由，守于自由，又归于自由。因出于自由，任何哲学都是可重温而不可重复，正如自由使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由也使每一种哲学都是与众不同的；也因为出于自由，哲学能够不执迷于在场性存在而能打开尚未在场的希望，从而打开未来。

所以，哲学能够从未来的立场上理解现在，理解过去，也就是从未来返回源头，从未来追问本源。哲学有各种问题，但所有

*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7年第1期。

问题最终都归结到自由问题上，哲学有各种立场，但所有立场在根本上都是站在未来的立场上的立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由是哲学最基础也最核心的问题，维护自由与坚守自由自然也成了哲学最神圣也最艰辛的使命；而未来的立场则成了哲学的基本立场。如果说，哲学有什么要义，那么依我的理解，这就是《哲学要义》¹着重要说的。《哲学要义》在解构—解释了上自巴门尼德下至当代现象学的两千多年哲学之后，最后剩下的就是自由与未来的立场。

人们不是说，哲学要面对现实，立足现实，而不能耽于对未来的幻想吗？的确，每个学科都要面对现实。然而，不同学科要面对的现实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各门学科各自面对现实的方式。如果说宗教通常是以来生的方式去看待、理解现实生活，那么，哲学则是从未来的立场去面对现实，理解现实。在未来的眼光中呈现的现实，才是哲学要面对的现实。所谓未来的眼光，也就是超越当下的利益考量与迫切需求的历史性眼光。哲学要面对的现实之不同于诸如政治学、经济学乃至其他经验科学要面对的现实，就在于后者是在当下的兴趣视野与需求眼光中呈现的。如果说政治学、经济学强调的是现实的当下一现在维度，那么哲学与宗教则强调现实的未来—过去维度。显然，真正的现实不仅仅在当下一现在，同时也在过去与未来。在这个意义上，站在未来立场上打开未来维度的哲学，恰恰是我们得以面对真正现实的保障，它不应被命令去面对由政治学和经济学所规定的现实。强求哲学接受、面对由经验科学所确定的现实，无异于取消了哲学的未来立场与现

1 叶秀山：《哲学要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

实的未来维度。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人们不仅无法真正理解现实、面对现实，而且将封闭现实而封闭人类的生活：使历史性的现实萎缩为当下的事实，使开放性的生活蜕变成日复一日的循环。于是，人们不可能不锱铢必较于当下的得失，不可能不蝇营狗苟于眼前的利害。

人们常说，放眼看世界，放开眼量看生活。那么，如何“放眼”？难道我们的“眼量”是可以调节、伸缩的？单从生理角度说，我们再放眼，眼量终归十分有限，大者不过十里，近视者咫尺而已，可调节的余地很小。但是，从精神层面说，我们的眼量则是大可调节、伸缩。大者，不仅容天地宇宙，过去未来，甚至前世来生，亦在其视野之内；小者，则仅见一村一邑，既无五湖四海，更无岁月沧桑与未来前景。此大小眼量之殊，有似击空万里的凤鸟之别于奋飞三尺的藩篱之鸚，朝夕之间翻江过海的鲲鱼之别于终生不过咫尺之游的尺泽之鯢。

眼量殊异如此，却非天生所定，因而，并非固定不变。正因为可变，所以才说“应当放开眼量看人生看世界”。“应当”意味着“能够做到”，但需要付出努力。努力什么呢？努力从当下的得失、利害中摆脱，从当前的在场性存在中解放，而在在场性存在之旁追问、打开不在场的可能性存在——未来与过去。打开了不在场的存在，也就是打开了开放的未来，这不仅使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从唯一性与必然性中解脱，而且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处在自由之中。因此，过去的成败达穷，现在的得失利害，并不决定未来的前景与来生的前程。从未来的角度看，过去的穷达、现在的得失，都不具有单从当下的角度看那样重要，那样具有决定性。所谓放开眼量，真正说的就是打开生活中不在场的存在，

敞开生活中尚未的希望。在不在场的立场上打开的视野是一种希望的视野，也是人们从中能够获得最大眼量的视野。正是在这个希望的视野里，才可能洞察生活的深度与世界的高远。因为只是在这个希望的视野里，人们才获得最大的空地，足以使人们从一切当下的尺泽、藩篱退身。人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能退往哪里呢？退往希望的视野里打开的空地。这是唯一让人能够退身的地方。

这意味着，只要愿意，每个人都能够放开自己的眼量。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因而每个人都能够打开可能性，打开尚未的希望。然而，自由也是需要维护的，否则，自由也会被掩盖直至被遗忘。人类有多种维护自由的防线，而作为维护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哲学以追问自由存在与守护自由存在的方式坚守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人类开启视野、放开眼量的根本保障。

但是，哲学通常以体系的面貌出现，即使是那些反对体系的哲学家，只要他们的思想足够彻底和贯通，其哲学也必定展现为某种概念体系，否则，哲学就与表达某种感悟的散文无异。如果哲学的确如《哲学要义》所强调的那样是一门科学，而不是艺术，那么，它就必定是某种概念体系。可是，就一般而言，概念体系总是与限定相关，它所确立的通常是一种必然的关系。那么，作为一种概念体系，哲学又如何与它维护自由与坚守自由的使命相一致呢？哲学如何既是体系的，又是自由（开放）的？

作为一门科学，哲学虽然也是概念体系，但是，它不同于其他一切科学体系。如果说其他科学的概念体系是以建构、开显“这个世界”为目的，那么，哲学体系则是以摆脱“这个世界”而返回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本源为目标。这意味着，在哲学体系

里，概念之间遵循的是一种从关系中解放—解脱的逻辑，也就是《哲学要义》一再阐述的“从有到无”的逻辑，因而也就是走向自由（最终超越逻辑本身）的逻辑。从“关系世界”，也即从“有的世界”解放，意味着返回到无关系的存在，也即什么也不是的无。无也是一种存在，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不在场的存在。这是《哲学要义》里一个很核心的存在论观点。而返回到无，也就是回到自由：从关系（有）中退身，回到无关系的自在—自由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概念体系是一个自由体系，一个从“有”中摆脱—解脱而向无开放的体系。

不过，哲学并不只是一种解放事业，它同时担负着创造、开显的任务。从有到无的解放，只是哲学体系的一个方面，一个维度。我们通常就在“有”的世界里，只有能够从“有”中解放，才能觉悟到无。但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有”的世界，不管是多么缤纷多彩，实际上它都是我们从无中开显、创造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从“有”退身而返回的才是我们退出的那个“有”的本源。这个无，不是别的，首先就是我们向来置身其中的纯粹意识—精神。我们首先是从无中给出那些在先范畴，来让他者在范畴直观中显现又从中隐蔽。在范畴直观中，他者以出场的方式退场，以显现的方式隐身，简单说，以在直观中表明它并不仅仅是直观中那样，因而它并不仅仅在直观中，同时还在自己的位置上。所谓自己的位置，就是在直观之外，在显现之旁。就显现为“有物来相遇”，隐蔽为“无物在场”而言，在自己位置上，就是在有一无之间。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直观，他者首先是在自己位置上的自在存在者身份来与我们相遇照面，因而保存着它的绝对性维度：他者通过直观，也只能首先通过直观表明，它在有一